

张居正



ZHANG JUZHENG
MULANGE

卷一

木兰歌

熊召政 著

注释本

熊召政 著

卷一

木兰歌

张居正

ZHANG JUZHENG
MULANGE

赵望秦 曹循 注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代号 SK15N0837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张居正:注释本:全4卷/熊召政著. —西安: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, 2016.1

ISBN 978-7-5613-8210-3

I. ①张… II. ①熊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67871号

张居正·注释本

熊召政 著

选题策划/刘东风 郭永新

责任编辑/高歌 杜莎莎 梁菲

张佩 宋媛媛 谢勇蝶

装帧设计/屈昊

出版发行/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

(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编 710062)

网 址/www.snupg.com

印 刷/北京嘉业印刷厂

开 本/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/106.5

插 页/8

字 数/1620千

版 次/2016年1月第1版

印 次/2016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/ISBN 978-7-5613-8210-3

定 价/138.00元(四卷)

读者购书、书店添货或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公司营销部联系、调换。

电话:(029) 85307864 85303629 传真:(029) 85303879

目 录



001 / 第一回

病皇帝早朝生妄症 美贵妃衔恨说妄童

016 / 第二回

述病情太医藏隐曲 定总督首辅出奇招

030 / 第三回

主事钻营买通名妓 管家索贿说动昏官

044 / 第四回

魏侍郎惊听连环计 冯公公潜访学士府

062 / 第五回

姨太太撒泼争马桶 老和尚正色释签文

075 / 第六回

新总督街头奇断案 假老表千里访行轅

089 / 第七回

斗机心阁臣生齟齬 信妖术天子斥忠臣

104 / 第八回

江南大侠精心设局 京城铁嘴播弄玄机

119 / 第九回

密信传来愁心戚戚 死牢会见杀气腾腾

136 / 第十回

王真人逞凶酿血案 张阁老拍案捕钦差

152 / 第十一回

慈宁宫中红颜动怒 文华殿上圣意惊心

167 / 第十二回

太子无心闲房搜隐 贵妃有意洞烛其奸

184 / 第十三回

皇上驾崩阁臣听诏 街前争捕妖道潜踪

197 / 第十四回

访南岳时黜官受窘 极高明处孤鹤来临

211 / 第十五回

李按台坐镇南台寺 邵大侠月夜杀贪官

225 / 第十六回

后妃定计桃僵李代 首辅论政水复山重

238 / 第十七回

怒火中草疏陈五事 浅唱里夏月冷三更

258 / 第十八回

勘陵寝家臣传密札 访高士山人是故知

273 / 第十九回

解偈语秉烛山中夜 敲竹杠先说口头禅

292 / 第二十回

演蛤蟆戏天子罚跪 说舍利珠内相谗言

309 / 第二十一回

众言官吃瓜猜野谜 老座主会揖议除奸

324 / 第二十二回

辗转烹茶乃真名士 指点迷津是假病人

338 / 第二十三回

紫禁城响彻登闻鼓 西暖阁惊听劾奸疏

351 / 第二十四回

东厂豪校计诛妖道 工部老臣怒闯皇门

366 / 第二十五回

哭灵致祭愁壅心室 问禅读帖顿悟天机

379 / 第二十六回

御门宣旨权臣削籍 京南饯宴玉女悲歌

第一回



病皇帝早朝生妄症 美贵妃衔恨说变童

隆庆^①六年闰二月十五日清晨，春寒料峭的北京城仍是一片肃杀。后半夜响了几声春雷，接着扯起漫天丝丝冷雨，天气越发显得寒冷，直冻得狗缩脖子马喷鼻，巡夜的更夫皂隶^②一挂清鼻涕揪了还生。却说各处城楼五更^③鼓敲过之后，萧瑟冷清一片寡静的京城忽然喧哗起来，喝道声、避轿声、马蹄声、唱喏^④声嘈嘈杂杂。通往皇城的各条街衢上，大小各色官轿^⑤一乘接一乘匆匆抬过。憋着一泡尿也舍不得离开热炕头的老北京人都知道，这是例朝^⑥的日子——不然，这些平日锦衣玉食的章服之侣^⑦介胄之臣^⑧，决计不肯吃这等苦头。

大内刻漏房^⑨报了寅牌^⑩，只见皇城午门^⑪内东南角的内阁^⑫衙门，两扇厚重

① 隆庆：明穆宗朱载堉的年号，从公元1567年至1572年，共六年。

② 皂隶：古代衙门里的差役，因其常着皂色即黑色服装而得名。

③ 五更：古人将黄昏至拂晓一夜间，分为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五段，谓之“五更”，又称五鼓、五夜。

④ 唱喏：达官显贵出行时，随从人员在前面开道吆喝，令行人回避。

⑤ 官轿：四人抬的大轿。明代轿子有官轿与民轿之分，民轿除了婚礼用的花轿外，都是二人抬的小轿。

⑥ 例朝：也称常朝，朝会的一类。明代朝会有大朝、常朝。大朝逢正旦、冬至、万寿圣节（皇帝生日）于皇极殿（今名太和殿）举行。常朝有：朔望朝，逢初一、十五在皇极殿举行；日朝，每日于右顺门（今名熙和门）举行；午朝，每日于左顺门（今名协和门）举行。

⑦ 章服之侣：章服指以纹饰颜色为等级标志的礼服，这里的章服之侣指朝廷的官员。

⑧ 介胄之臣：介胄指铠甲和头盔，介胄之臣指的是穿铠甲和戴头盔的武将。

⑨ 刻漏房：明代内廷的宦官机构，负责用铜壶滴漏计时，奏报时辰。

⑩ 寅牌：即寅时，凌晨三点至五点。

⑪ 午门：紫禁城的正门，位于紫禁城南北轴线上。

⑫ 内阁：起初是明成祖设置的秘书机构，负责顾问兼协理章奏，后来内阁逐渐替皇帝处理国务政事，遂发展成全国最高的权力机构。

的朱漆大门被司阍^①缓缓推开。内阁首辅^②高拱与次辅张居正从门里走出来。此时熹光初露冻雨才停，悠扬而又威严的钟鼓声在一重重红墙碧瓦间跌宕回响。参加朝见的文武百官在鸿胪寺^③官员的带领下已来到皇极殿^④外序班站好。

两位阁臣刚出大门，一阵寒风迎面吹来，把高拱一部梳理得整整齐齐的大胡子吹得凌乱乱。就因为这部大胡子，再加上性格急躁，臣僚和宫廷中的太监背地里都喊他高胡子。

“都二月了，风还这么刺骨头。”高拱一面整理胡子，一面用他浓重的河南口音说道。

“二月春风似剪刀嘛。”身材颀长器宇凝重的张居正，慢悠悠回答。他也有一部长须，只因用了胡夹，才不至于被风吹乱。

内阁大门出来几十步路，即是会极门^⑤。两个腰挂乌木牌的小火者^⑥正在擦拭会极门的柱础，见两个辅臣走过来，连忙避到一边垂手恭立。高拱看都不看他们一眼，只顾着和张居正说话：“太岳，今日皇上要廷议^⑦广西庆远府僮^⑧民造反之事，兵部平常都是由你分管，你准备如何奏对？”张居正说：“广西庆远府山高林密，僮民于此聚居，本来就持械好斗，加之地方官吏无好生之德，盘剥有加。遂激起民变。其首领韦银豹、黄朝猛两人，胆大妄为，率领叛民屡戮天子命官，攻城劫寨，甚嚣尘上，如今已经三年。地方督抚^⑨连年请兵请饷，朝廷一一答应调拨，如今已耗去几百万两银子，可是叛民却越剿越多。昨日警报抵京，说是韦银豹又攻陷收复不到半年的荔波县城，把知县的人头挂在城墙上示众。擒贼擒王，要想荡平庆远积寇、地方宁敕^⑩，只有一个办法，把韦银豹和黄朝猛这两个贼首捉拿擒杀。”高拱点点头说：“理是这个理，奈何剧贼据

① 司阍：皇宫的守门人，阍指官门。

② 首辅：明代内阁大学士的首席，又称元辅、首揆等。

③ 鸿胪寺：为明代中央官署之一，主要掌管朝会礼仪及接待外宾等。

④ 皇极殿：本名奉天殿，明永乐十八年（公元1420年）建成，嘉靖四十一年（公元1562年）改名皇极殿，清顺治二年（公元1645年）改称太和殿，是明清两代举行重大朝会的场所。

⑤ 会极门：本名左顺门，明永乐十八年建成，嘉靖四十一年改名会极门，清顺治初年改名协和门。会极门是皇帝午朝的场所，百官奏章也从此门送入内廷，在明代政治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。

⑥ 火者：受阍的仆役。

⑦ 廷议：即廷臣会议，是明代朝廷的议事制度。明代廷议之事均为事关大利害的政事，须下廷臣集议。廷议的具体方式多为按部门以商讨问题的形式进行。

⑧ 僮（zhuàng）：壮族的旧称。

⑨ 督抚：是总督和巡抚的合称。明代掌管一省军政的长官为巡抚，掌管二省以上军政的长官为总督。

⑩ 宁敕（mǐ）：指安抚、安定。

险，五万官军剿了三年，自己损兵折将，却没伤着韦银豹一根毫毛。”“这是用人不当，”张居正决断地说，“应重新选派两广总督^①。”高拱警觉地问：“你认为应该选派谁？”张居正答：“我还是推荐殷正茂。”高拱的脸色略一阴沉，这位“天字一号”枢臣^②，同时兼着吏部尚书，拔擢用人之权，被他牢牢抓在手中。此时他冷冷地说：“你已经三次举荐他，我已说过，这个人不能用。”张居正并不计较高拱的粗暴态度，只是感叹道：“我真不明白，元辅为何对殷正茂成见如此之深。”高拱说：“殷正茂这个人虽有军事才能，但贪鄙成性，起用他，不要说我，皇上也不会同意，朝中大臣更不会支持。”张居正摇摇头。他知道高拱在这一问题上怀有私心。现任两广总督李延是高拱的门人，深得高拱信任。但正是这个李延，心胸狭窄嫉贤妒能容不得人。先是排斥令倭寇蠹贼闻风丧胆的铁胆英雄戚继光，戚继光奉调北上任蓟镇总兵后，另一位抗倭名将俞大猷接替他继续承担剿匪任务，李延又多方掣肘，克扣军饷，弄得俞大猷进退两难。这回韦银豹攻陷荔波县城，李延不但不引咎自责，反而上折子^③弹劾俞大猷拖延军务，剿匪不力。朝中大臣，如兵部尚书^④杨博、左都御史^⑤葛守礼等，都知道俞大猷的冤枉，但高拱一味偏袒李延，他们也无计可施。张居正私下里征求过杨博和葛守礼的意见，他们都认为李延不撤换，庆远叛贼就绝无剿平之日……

张居正沉思着不再说话，高拱又说：“太岳，待会儿见到皇上，不要主动提出更换两广总督一事。不管李延留不留任，反正殷正茂不能接任。再说，内阁没有议决的事，一下子捅到皇上那里，倘若争执起来，叫各位大臣怎么看？”

高拱明是规劝，暗是威胁。张居正苦笑一下答道：“你是首辅，凡事还是你说了算。”

① 总督：明代官名，全称为总督某处军务兼理粮饷。明代总督初创于正统时，成化以后渐成定制，常设蓟辽、宣大山西、陕西三边、两广和漕运总督。明代总督无品级，以都御史兼兵部侍郎或尚书衔出任，带有中央差遣官的色彩，总管一个大军区的军政事务。

② 枢臣：指宰辅重臣，相当于明以前的丞相或宰相。

③ 折子：奏章的俗称。明代各类奏章均用白纸折成本状，故俗称折子或本子。

④ 兵部尚书：明代中央官署之一兵部的正长官，统管全国军事，品级为正二品。

⑤ 左都御史：明代中央专门行使监督职权的机构——都察院的长官。明代都察院设有左都御史、右都御史，品级均为正二品。

说话间，两人走出会极门。由此北上，便是皇极门^①前的御道^②。忽然，御道上传来喧闹之声，两人循声望去，只见靠近皇极门的御道中间，停着隆庆皇帝的乘舆^③。

高拱顿时心下生疑，对张居正说：“皇上这时候不在皇极殿中御座，跑来这里做甚？”

张居正也大惑不解。隐隐约约，他看到隆庆皇帝站在乘舆跟前指手画脚，仿佛在发脾气。

“元辅，皇上像是有什么事。”

张居正话音刚落，只见内使抬了两乘小轿飞奔过来，招呼两位阁臣上轿，说是皇上要见他们。

两位阁臣赶到时，只见隆庆皇帝朱载堉正在乘舆边上走来走去。他三十岁时，从父亲嘉靖皇帝^④手中接过皇位，改年号为隆庆。朱载堉今年三十六岁，正值盛年，却因酒色过度，未老先衰。这会儿只见他满脸怒气，虽是常朝，身上却穿着大朝时的章服，头上的冠冕都没有戴正，前后对称的纁板^⑤歪在一侧，缀吊着的珍珠宝玉一片乱摇。一大群乾清宫^⑥的近侍环跪在隆庆皇帝周围，一个个战战兢兢，显得异常紧张。

“皇上！”不等轿子停稳，高拱就跳将下来，疾声喊了一句，走到皇上跟前跪了磕头。张居正跟在他身后，也跪了下去。

“啊，你们来了，来了就好，我要告诉你们，我气死了，气死了，气死了！”隆庆皇帝不停地来回走动，嘴里恨恨不休地唠叨着。雨虽停了，但天尚阴沉，北风一阵赶一阵地刮。两位大臣跪在地上，棉袍子被渍水浸湿，又冷又硬的石板硌得膝盖生疼，寒气也透入骨髓。这滋味很不好受，但皇上没有发话，谁也不敢起来。“皇上，赐两位老先生平身吧。”服侍在侧的乾清宫管事牌子^⑦张贵小声提

① 皇极门：原名奉天门，是明朝宫殿主体皇极殿的正门。

② 御道：专供帝王车驾通行的道路。

③ 乘舆：特指皇帝和诸侯王所乘坐的车子，太后成为皇帝用车的专称。

④ 嘉靖皇帝：明朝第十一位皇帝，名朱厚璁，公元1522—1566年在位，年号嘉靖，庙号世宗。

⑤ 纁板：皇帝所戴冕旒冠的顶部叫“纁板”。纁板前圆后方，比喻天圆地方，表示博大之意；纁板涂黑漆，以示庄重。

⑥ 乾清宫：乾清宫既是明代皇帝在紫禁城中处理日常政事的地方，也是明朝十四个皇帝的寝宫。

⑦ 管事牌子：即管事的太监。

醒，隆庆皇帝这才弯腰扯住高拱的衣襟，大声嚷道：“起来。”

“谢皇上。”高拱与张居正谢恩站起，两人交换了一下眼色。他们都不知道皇上为何突然怒气冲冲。隆庆皇帝仍然扯着高拱的衣袖。又是一阵寒风吹来，高拱刚整理好的胡子又乱了，飘了一脸，高拱有些尴尬，伸手拂尽脸上的银白长须，轻声说：“皇上，早朝的时间到了。”

“早朝，什么早朝？”隆庆皇帝仿佛压根儿不知道这回事。

两位大臣这才感到皇上神情恍恍惚惚，与往日大不相同。高拱于是小心翼翼问道：“皇上不早朝，又想做什么呢？”

隆庆皇帝沉默不语，两只眼睛死死地盯着高拱。忽然，他把高拱拉到一边，耳语道：“你是朕的老师，也是朕一手提拔的首辅，现在有人欺负朕，你到底管还是不管？”

高拱小心地问：“是什么人敢欺负皇上？”

隆庆皇帝愣了一下，继续说道：“你把奴儿花花给我找回来。”

“这……”高拱一时语塞。

在隆庆皇帝与高拱说话时，张居正小声问张贵：“皇上今儿早上怎么了？”

张贵说：“早上起床盥洗，皇上还好好儿的，一出乾清宫，刚坐上轿舆，皇上就嚷着要下来，然后不知为何气呼呼的，一口气走到这里来了。”

“皇上手上的疮好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，”张贵摇摇头，声音愈低，“有时候痒起来，整夜都不能睡觉。”

“叫过太医了吗？”张居正问。

“哎呀，还没有。”张贵一拍脑门子，连忙对身边的一位小火者说：“快，去叫太医来。”

小火者飞一般地跑走了，一直拽住高拱衣袖不放的隆庆皇帝，这时声音又高了起来：“一说奴儿花花，你就不吭声，朕看你也不是个忠臣！”

高拱脸上红一阵白一阵，不知如何应答。站在一旁的张居正上前朝皇上一揖说：“请皇上回宫吧。”

“皇上，回宫吧。”高拱也小声请求。

犹豫了一会儿，隆庆皇帝长叹一声说：“好吧，你们送我。”

高拱用手指了指轿门，示意隆庆皇帝上轿。皇上却不理睬，他仍拽住高

拱的衣袖，抬步走向皇极门前的金台^①。

在金台上，隆庆皇帝又停下脚步，望着晨光中巍峨的皇极殿，忽然跺了一下脚，恨恨地说：“祖宗二百年天下，以至今日，国有长君，社稷之福，怎奈东宫太小，如何是好？”

就这么几句话，隆庆皇帝重复说了好几遍。说一遍，捶一下胸。说到后来，几乎变成了哭腔。

见皇上如此失态，高拱与张居正面面相觑。作为大臣，他们不敢打断皇上的唠叨。直到隆庆皇帝停住嘴，高拱才赶紧安慰说：“皇上万寿无疆，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。”

隆庆皇帝愣愣地望着高拱和张居正，忽然又不说话了。隔一会儿，他挽起衣袖，对两位大臣说：“你们看，我这手腕上的疮还未落痂。”

高拱说：“皇上病情刚有好转，千万不要发怒，恐伤圣怀。”

隆庆皇帝颓然不答，过了好一会儿，才长叹一声说道：“什么事都没有，只是内官坏了，先生你怎么能知道。”

说毕，隆庆皇帝仍然拉着高拱的手，走进皇极门，下了丹墀^②。

“上茶。”隆庆皇帝喊道。

此时依然是天低云暗，站在这皇极门内空荡荡的广场上，身上仍感受到北风中的飒飒寒意。近在咫尺的皇极殿外，文武百官早已列队站好等着朝见。现在，他们都看到皇上和两位辅臣站在广场上，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，禁不住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。

这时，内侍搬来一把椅子，北向而设，请皇上落座。隆庆皇帝不肯坐，内侍又把椅子转了一个方向，朝向南方，隆庆皇帝这才坐了下来，但他拉住高拱的那只右手，却一直不肯松开。

内侍又把茶送了上来，隆庆皇帝伸出左手接过茶杯，喝了几口，这才长出一口气，对高拱说：“现在，我的心稍微安宁了些。”

说着，隆庆皇帝站起身来，由东角门穿过皇极殿与建极殿^③，走到乾清宫

① 金台：金砌的台，比喻华美的台。

② 丹墀：指宫殿的赤色台阶或赤色地面。

③ 建极殿：本名谨身殿，明永乐十八年建成，嘉靖四十一年改名建极殿，清初改为保和殿。

门。一直被隆庆皇帝拽着衣袖的高拱，这时停下脚步。

“走。”隆庆皇帝催促。

“臣不敢入。”高拱说。

乾清宫属于皇帝生活休憩之地，称作后宫，也叫大内。后妃宫娥都住在里面，除了内侍^①，朝廷命官一概不得入内。

隆庆皇帝几乎是用命令的口气说：“送我！”

既然皇上这样坚持，高拱也只得遵旨行事，和张居正一直陪着隆庆皇帝走进乾清宫，进入寝殿。皇上坐到御榻上，右手仍牢牢地抓着高拱。

当皇上由两位阁臣陪同不入殿早朝而径直走回后宫时，百官们便感到事情不妙。靖难元勋成国公朱能的后代、第六代成国公朱希忠也在早朝的行列中，所有官员中就他的爵位最高。为了探个究竟，他便尾随而至，在乾清宫门口赶上了他们，一同进了寝殿。

隆庆皇帝刚坐定，朱希忠和张居正便一齐跪到榻前磕头。高拱因为被皇上拉着手，想磕头膝盖不能着地，身子一歪一歪的，显得局促不安。隆庆皇帝见状，就松开了手。

三个人磕头问安毕，隆庆皇帝也不说什么话。三个人便知趣地退了出来，却也不敢走开，只是在乾清宫门外的值庐^②等候。

不一会儿，有内侍出来传旨，让两位内阁大臣重入乾清宫。

隆庆皇帝仍坐在刚才的那乘御榻上，神色安定了许多，只是两颊依然通红，眼神也显得呆滞。他对两位大臣说：“朕一时恍惚，现在好多了。自古帝王后事，都得事先准备，卿等务必考虑周全一些，照章而行。”

说毕，示意二位大臣退下。高拱赶紧伏奏：“臣等遵旨，只是还有一件要紧事，须得请示皇上。”

“何事？”隆庆皇帝问。

“昨天，臣已将庆远前线传来的八百里快报传入宫中，原定今日早朝廷议，对叛民首领韦银豹、黄朝猛等，是抚是剿，两广总督是否换人，广西总兵俞大猷是否降旨切责，还请皇上明示。”

① 内侍：指太监。

② 值庐：值班的书房。

隆庆皇帝不耐烦地把手一挥，嘟哝道：“朕也管不得许多了，你就替朕拟旨吧。”

“臣遵命。”高拱亢声回答，并下意识地看了看跪在身边的张居正，然后一起走出乾清宫。朱希忠还没有离开，见他们出来，连忙迎上前焦急地问道：“请问二位阁老，皇上有何吩咐？”

高拱阴沉沉地回答：“皇上让我们考虑后事安排。”

就在隆庆皇帝还在皇极门前的御道上闹腾时，住在慈庆宫^①里的陈皇后也已起了床，近侍的宫女刚刚帮她梳洗完毕，慈庆宫里的管事牌子邱得用就进来禀报，说是李贵妃带着太子爷向她请安来了。

陈皇后走进寝房隔壁的暖阁^②，只见李贵妃母子二人已经坐好了等她。她刚进暖阁的门，李贵妃就连忙站起来朝她施了一礼，然后牵过身边的一个小孩儿，对他说道：“给母后请安。”

“母后早安。”

小孩儿声音脆得像银铃，说着扑通一声跪了下去。

“哎哟，快起来。”

陈皇后疼爱地喊了一声，拉起小孩儿，一把揽到怀里。

这孩儿便是当今太子，已满九岁的朱翊钧。

陈皇后今年二十八岁。隆庆皇帝还是裕王的时候，娶昌平的李氏为妃。李妃不幸早年病故。裕王又续娶通州的陈氏为妃，这陈妃就是如今的陈皇后。而李贵妃则是当年选进裕王府中的一名宫女。由于聪明伶俐，被一向喜欢女人的朱载堉看中，一次酒后，拉着荒唐了一回。没想到就这一次，朱载堉再也离不开这位宫女了。这位并非天姿国色的女子，身上自有一股与众不同的非凡吸引力，陪着唠嗑子能让你满心喜悦，陪着上床能让你销魂。自从有了她，朱载堉只恨白天太长，夜晚太短。过不多久，这位进裕王府不到一年的宫女就怀孕了。陈皇后虽然地位崇高，无奈肚子不争气，到现在仍没有

① 慈庆宫：位于东华门内三座门迤北，在今天的北京故宫御花园一带，起初叫清宁宫，为太子所居。

② 暖阁：与大屋子隔开而又相通连的小房间，可设炉取暖。

生育。而这位宫女却为朱载堉生下了头胎贵子。母以子贵，于是从地位低下的都人^①晋升为贵妃。当了妃子后，她又为朱载堉生下了第二个儿子，这就是后来的潞王。朱载堉登基后，原配夫人顺理成章被册封为皇后，而这位生下太子的妃子也就被册封为贵妃了，其地位在众妃之上，仅次于住在慈庆宫中的陈皇后。

自古以来，后宫争宠，常常闹得乌烟瘴气。皇上就那么一个，可是在册的皇后嫔妃少则几十，多则上百，还有数以千计的宫娥采女，一个个冰清玉洁，国色天香。这么多的粉黛佳人，皇上哪里照顾得过来？于是，需要温存、需要体贴的这些年轻女人们，便在那重门深禁之中，为了讨得皇上的欢心与宠爱，不惜费尽心机，置对手于死地。这脂粉国中的战争，其残酷的程度，并不亚于大老爷们设计的战阵。紫禁城看似一潭死水，但在岁月更替的春花秋月中，该有多少红粉佳人，变成永不能瞑目的香艳冤魂。远的不说，就说隆庆皇帝的父亲，前一朝的嘉靖皇帝，一日躺在爱妃曹端妃的被窝里，被曹端妃身边的宫婢杨金英闯进来，用一根丝带勒住了脖子。亏得方皇后赶来救驾，才侥幸免于死。嘉靖皇帝惊魂甫定，听说方皇后已传旨把杨金英连同曹端妃一块儿杀了。嘉靖皇帝明知这事儿与心爱的曹端妃没有牵连，但方皇后自恃救驾之功，捎带着除了自己的情敌，叫你有口难言。嘉靖皇帝因此理解了女人的狠毒，长叹一声，就搬出了紫禁城，住进西苑^②，从此再也不肯回来。

后宫的矛盾，多半集中在皇后与贵妃的身上。可是，隆庆皇帝身边的陈皇后与李贵妃，给外人的印象是蜜里调油，好像一对亲密无间的姐妹。因此，宫里宫外的人，都称赞她们贤惠。这里头起关键作用的，还是李贵妃。起初，看到隆庆皇帝宠爱李贵妃，陈皇后心中多少还是有些酸溜溜的。等到李贵妃生下太子，陈皇后的提防之心更加明显了。李贵妃早就看出了陈皇后的心思。她并不计较，无论人前人后，从不说陈皇后一句坏话。隆庆皇帝登基后，按理陈皇后应住进坤宁宫^③，但因她多病，自己要求别宫居住，因此被

① 都人：明代称宫女为都人。

② 西苑：明代的皇家园林，位于今天北京故宫的西侧，就是现在的中南海。

③ 坤宁宫：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，正德九年（公元1514年）、万历二十四年（公元1596年）两次毁于火，万历三十三年（公元1605年）重建，是紫禁城即今北京故宫内廷后三宫之一。

安排住进东院的慈庆宫。李贵妃住在西院的慈宁宫^①。年复一年，每天早晨，李贵妃都带着太子到慈庆宫来给陈皇后请安。长此以往，面对李贵妃这一份知情达理、安分守己的诚挚，陈皇后那一点戒备之心、妒忌之情也就烟消云散了。两人真正成了好姐妹，什么体己话儿都往一块儿说。

这会儿，陈皇后把朱翊钧拢在怀里，握着他的的小手儿，心疼地说：“天这么冷，应该让孩子多睡一会儿。我早就说过，你这早晨请安的客套，应该免掉。”

“老八辈子的规矩，若是在我头上免掉了，后头的人，岂不把我当成罪人。”李贵妃笑盈盈地说。她不是那种妖艳的美人，但楚楚风韵，眼波生动，一颦一笑，顾盼生姿。一看上去就知道是一个既有魅力又有主见的女人。

陈皇后比李贵妃大两岁，虽然看上去身体欠佳，但端庄美丽，自有一股雍容华贵的气质。听了李贵妃的话，她浅浅一笑，又低下头，逗怀里的小太子玩。因为自己没有生育，小太子又聪明可爱，陈皇后也就特别喜欢他，疼爱得倒像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一般。

“钧儿，昨几个读的什么书？”陈皇后问。

“《论语》，读到最后一节了。”朱翊钧觉得这位嫡母^②比生母随和得多，因此，也很愿意和她搭话儿。

“哟，孔圣人的书，都读到最后一节了。”

陈皇后啧啧连声。她手边的茶几上，就放着一部《论语》，这是特为朱翊钧准备的。

“钧儿，背一遍给母后听。”李贵妃一旁说。

陈皇后拿起《论语》，翻到最后一节，朱翊钧离开陈皇后的怀抱，在屋子中央站定，朗声读道：

子张问于孔子曰：“何如斯可以从政矣？”子曰：“尊五美，屏四恶，斯可以从政矣。”子张曰：“何谓五美？”子曰：“君子

① 慈宁宫：始建于明嘉靖十五年（公元1536年），为明朝皇贵妃所居。

② 嫡母：在封建社会的家庭里，妾所生的子女称其父亲的正妻为嫡母。

惠而不费，劳而不怨，欲而不贪，泰而不骄，威而不猛。”子张曰：“何谓惠而不费？”子曰：“因民之所利而利之，斯不亦惠而不费乎？择可劳而劳之，又谁怨？……”

“好了好了。”陈皇后放下书，一把搂过朱翊钧，称赞说，“这么深的学问书儿，你都背得滚瓜烂熟的，长大了怕不要当个状元郎。”

“不，母后，状元郎由我来点，我想叫谁当，谁就当！”

朱翊钧说这话时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虽然是个孩子，但露出一副天潢贵胄^①的气派。

陈皇后一愣，随即明白了过来，自嘲地笑道：“哎呀，看我糊涂的，我的儿是当今太子，将来要当万岁爷的。状元郎学问再好，也只是你手下一个办事儿的，是不是，钩儿？”

朱翊钧点点头。

“太子爷，早安！”

忽地门外一声喊，循声望去，只见陈皇后跟前的一名近侍提着个鸟笼子站在门口。方才的话，并不是近侍说的，而是笼子里那只羽毛纯白的鹦鹉叫出来的。

这名近侍也只有十五六岁年纪，叫孙海，专管这只鸟笼子。朱翊钧很喜欢这只会说话的鹦鹉，每次来，都要逗逗它。

“大丫鬟。”

朱翊钧欢快地喊着白鹦鹉的名儿，追了上去。陈皇后也很喜欢这只鸟，说它像贴身丫鬟一样可以逗乐儿，解闷子，故给它取了这么个酸不溜丢的名儿。

朱翊钧把嫩葱儿一样的手指头塞进鸟笼，戳着白鹦鹉的脑袋，鹦鹉也不啄他，只是扑棱着翅膀躲闪。

陈皇后说：“孙海，带太子爷到花房去，逗逗鸟儿。”

“是。”

① 天潢贵胄：指皇族或其后裔。